

# 清官海瑞

海峡文艺出版社

范稳 著



天  
以完  
带付女  
而女不能  
以全体将之  
亦奚颜以立于  
天地间耶俯首索  
其罪而济行  
也夫天下为公  
岂有不足齿也嗚呼  
瑞有一寸此  
心而女不能以全体  
将之亦奚颜以立于  
天地间耶俯首索其  
罪而济行也夫天下  
为公岂有不足齿也  
嗚呼瑞有一寸此心

# 清官海瑞

范稳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官海瑞/范稳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6  
ISBN 7-80640-285-3

I. 清… II. 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9)第21969号

### 清官海瑞

范稳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4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5.875 印张 2 插页 370 千字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40-285-3

I·234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内 容 简 介

海瑞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是倾力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实干家，是敢于冒死詈骂皇帝荒淫无道的忠勇之臣，是不为腐败官场所容的刚直不阿坚贞之士，是深受黎民百姓爱戴的“海青天”，是被史家誉称为“古今一真男子”的男儿大丈夫，是毛泽东曾经提倡我党高级干部学习其敢于讲真话的优秀历史人物。

本书全面生动地描写了海瑞为官一生、为民为国操劳一世的高风亮节及反对一切邪恶势力的斗争生涯，形象地塑造出清官海瑞在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朝纲不举、政事不修的萎靡社会风气中，以一人之身反抗满朝贪污腐败的悲剧性命运——

○在做县学教官时，为振作士气，恪守儒家传统，顶撞钦差御史，险些丢官；

○在浙江淳安、江西兴国做县令时，为政清廉，爱民如子，视钱如仇，反抗权贵腐败，几惹杀身之祸；

○在京师做低级官员时，面对昏聩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痛陈朝政弊病，将针砭的矛头直指暴虐成性的嘉靖皇帝，言人之所不敢言。朝廷内外正直之士一片喝彩，赢得“敢骂皇帝”的美名，自己却身陷锦衣卫大狱。嘉靖皇帝虽被气得暴跳如雷，但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

忠臣的千古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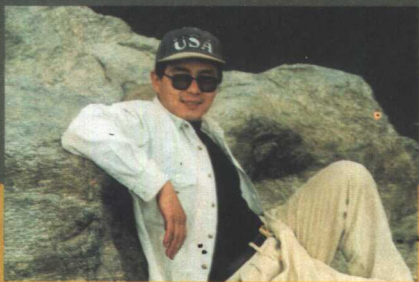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巡抚等高官时，虽威震三吴、弹压百官，但仍清廉正直如初，疾恶如仇，捕杀贪官豪强，救民于水火，深得江南百姓拥戴，却得罪了满朝文武，被迫罢官，归耕老家海南，离任时南京的百姓痛哭流涕、沿街夹道送别；

○十五年之后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东山复起，任南京右都御史，再举反贪污腐败的大旗，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实施剥皮的极刑，声震天下，受到贪官集团的合力反对……

○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死于任上时，家里的钱竟不足以办丧事用。身居高位，却赤贫如洗，沿江两岸为海瑞送葬的百姓披麻带孝，长达百里，他的画像被老百姓长久地供奉在家中……

本书还客观地描写了一代名臣海瑞的情感世界：他的三次充满磨难和不幸的婚姻，他在生活中忠孝与情爱的两难选择，以及海瑞坎坷多舛的仕途生涯对他家庭造成的深重灾难。

NAAS4/08



### 作者简介

范稳，男，生于1962年11月8日；四川人；1985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地质行业工作五年。1990年调至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任文学编辑和创作员，现为国家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198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已在全国各大中型文学刊物、出版社及海外报刊发表出版了各类文学作品（以小说为主）约二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冬日言情》、《骚宅》、《山城教父》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回归温柔》、《男人辛苦》两部。其长篇小说多以历史题材为主，中短篇小说则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多次在国内获“青年文学奖”、“萌芽文学奖”等奖项。

# 第 一 章

迄今四百多年以前，古老的东方矗立着一个庞大而保守的帝国。由于其庞大，它的绵长疆域烽火连天，北有蒙古人南下的马蹄日日惊扰着帝国皇帝的春梦，南有倭寇锋利的刀枪屠戮帝国无辜的臣民；更由于其保守，这个一度辉煌一时的帝国已过早地显示出老气横秋的暮气。它的躯壳千疮百孔，像一个正在慢慢丧失元气的中年男人，步履蹒跚行走在一个已经觉醒起来的、弱肉强食的地球上。其时，远在西方的哥伦布一支小小的舰队已在一百多年前远涉重洋，携带着给这个东方古老帝国皇帝的致敬信，同时更带着传说中的掘金发财梦想，飘洋过海，向东驶来。但不知是人类历史的幸与不幸，哥伦布的探险船队只驶抵了美洲大陆，从而翻开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页新篇章，帝国神秘的面纱依然笼罩在西方人的传说与想象之中——它是文明礼义之邦，强盛而历史悠久；在它广袤的疆域上财富充盈、黄金遍地。而实际的情况是：从日本列岛跨海而来的不足百余人的倭寇，便可把帝国上万人的军队打得丢盔卸甲，望风而逃。幸好，这个庞大帝国从祖先那里秉承的灿烂文明无与伦比，沿袭了上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观始终维持着君王的威仪，使风雨飘摇之中的帝国大厦始终晃而不倒，撼而不垮。但昏聩的君王，贪婪的权臣，弄权的宦官，腐败的官吏，颓废的民风，给帝国千秋万代的江山蒙上一层阴郁的黑影。

这个前景不甚美妙的帝国就是史家所称的大明王朝，这层黑影笼罩着帝国的江山社稷，也笼罩着帝国最忠贞耿直的一代名臣海瑞致仕为官的一生。

福建省延平府南平县是个人口不足万人、民风醇厚的小县城，青翠的山冈环绕，裸露的岩石看上去似乎从远古以来就是如此沉闷、冷峻。山间小道两旁茂密的南方灌木一派葱茏，绿到深处便是令人有些生畏的暗色；时而有猿猴出没其间，有时竟会跳到荷锄而归的农夫的锄把上。山涧清澈的溪流蜿蜒而下，滋润着阡陌纵横的田野。自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开大明江山以来，天下已太平一百多年，庸倦懒散、奢侈轻浮的风气即便是在南平县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也像一泓秋水里微风吹动的涟漪，自官吏到乡绅，从乡绅到黎民，一层一层地化了开去。城里的百姓久已不闻号角之声，狼烟远在北国边陲。月升日落，沧海桑田，宁静时光的流失犹如田野上空缓缓飘逸的炊烟，既呆滞又轻灵，既诗意又转瞬即逝，了无踪迹。

在这年料峭春寒的季节，令人沮丧而惊恐的消息就像侵袭而来的寒流，将小小县城善良百姓的心灌了个透心凉。据官府驿递传送来的消息说，一股近二百来人的倭寇已到了距县城不到八十里的一个乡镇。虽说县城里驻有大明帝国的一个军事卫所，但由于许多士兵不是逃了就是被军官或有势力的乡绅派出去充当私家杂役，实际能拿起武器应战的，也不会超过一千人。要知道嘉靖年间大明帝国虽然号称有两百万人世界上最强大的常备军，但广袤的疆域，疲惫的军政，低能的军事指挥官，使帝国的军队面对像飓风一般掠杀而来、呼啸而去的倭寇，不是观望不前，一筹莫展，就是稍一接触便兵败如山，一溃千里。南平县的卫所指挥官和县府的官吏们当然记得，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5年），也就是在去年，一股六七十人的倭寇从浙江沿海登陆后，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就像小孩打游戏战一般地将帝国的军队大大戏弄了一番。他们深入大明江山的腹地如入无人之境，竟冲过了杭州北新关，又攻破淳安县城，然后打到安徽省的歙县，再打回芜湖，围绕南京像赶集一样地兜风。而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陪都，至少驻有十多万军队。据县城里一些跟倭寇交过手的军士说，那些越海而来的海蛮子都是些红眉绿眼、长发披肩的妖魔鬼怪，他们打仗时擅于用些人所未见的魔法，当交战双方兵刃就要相见时，妖魔中会忽然有人举起一把折扇，刹那间所有的倭寇刀锋都举到了天上，在帝国的军士正在纳闷时，举折扇的妖魔忽然将折扇往前一挥，倭寇们手中的五尺双刀就舞成一片白光杀将过来了，加之倭寇们状如阴间厉鬼般的喊叫，再强悍的汉子也软了三分。南京府十多万驻军都拿六七十人的小股倭寇无可奈何，县府卫所一千人不到的军士能保得住大家的命吗？

如此的传闻在南平县城像阴风一样地遍地掠过，还有那些从邻近的乡镇逃难而来的百姓，更加剧了小小县城对刀兵之灾的惊恐程度。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乡官和富绅，已开始四处找马找车，拖家带口地往更安全的地方迁徙。而更多的百姓则仍在观望知县李梦桃的动向，如果县太爷也起轿走人的话，那这弹丸小县，怕也是倭寇口中的一顿便餐而已了。

那么，在小民百姓心目中被称为父母官，知一县之事的知县老爷在这倭寇压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又在忙些什么呢？

知县李梦桃自然有比组织军民抗击倭寇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原来这天中午时分，从驿道上忽然传来了黎民回避的开道锣声，县衙内从知县到县丞、主簿、典史、巡检司、课税局的大小官吏，都远迎出了城北门外。黄土驿道两旁唯见鼓号齐鸣，旌旗招展，冠盖相望，人声鼎沸。来自京都的钦差大臣、提学御史黄道玉在延平府太守刘善祈等诸官的陪同下，莅临偏远的南平县城。

据县志记载，钦差御史巡察南平，还是远在洪武十二年的事，一百来年过去了，终于有个钦差大驾光临，知县李梦桃从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兴奋得三天睡不着踏实觉了。虽然这次来的只是个督察官学的提学御史，但人家毕竟是从皇帝身边来的人，自古京官高人一品。李梦桃岂能怠慢之？更何况按大明法律，县官每三年都得进京由上司进行业绩考核，称之为“朝覲”。每次“朝覲”都对一个官吏的升迁沉浮有着极大的关系，要是朝中有人能说上两句好话，贪官污吏就能顺利过关，平庸昏聩者也能平步青云。自明中期以来，“朝覲”大多成了一种形式和过场，更成了各地方官吏行贿朝中重臣的大好时机。要是你朝中的人都不认识几个，一旦去北京，又该叩哪一道朱漆大门才不至于敲错了呢？

因此，城东八十里的倭寇在烧杀抢掠之事也就暂且由了它去。反正这年月倭寇来来往往，就像在自己的家园赶集一般，打不过了大不了就来一躲，一跑。而钦差御史可就不那么好请了。

提学御史黄道玉刚一下轿，地方诸官便齐刷刷地跪了一地，“拜见提学御史大人”之声不断。黄道玉举目望望眼前这些腔调古怪的地方官员，再看看前方破败凋敝的县城，心里不禁生出几丝烦躁，不用问，想必这穷山恶水的地方礼仪粗陋，民风刁顽，大概也有几百年没有出过进士了。要不是延平府太守刘大人非要拉着顺路来此地走走看看，他才不愿意受这几十里的山路颠簸呢。更何况他也闻知有小股倭寇已经离此不远，这番巡察真是担着脑袋要掉的风险。还是赶紧应付过去走人了事。

御史大人心里虽说不甚痛快，但面子上的官样文章还得照做。一番应酬过后，身为督察地方官学的钦差，自然要问一问自身行当的事儿。他记得刚才众官的参见中独不见本地的最高学官，南平县学教谕（即县官办学校的校长），便问：“县学教谕何在？”

知县李梦桃心中一凉，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县衙的其他官

员也是面面相觑。李梦桃只得打一长揖道：“下官禀告提学大人，本县县学教谕海瑞，已率学府生员等在县衙恭候大人。”

提学钦差千里迢迢前来督察县学，这县学的官员竟不带自己的弟子出城来迎接，真是岂有此理！提学御史此番出巡天下，还没有遇到如此无礼的县学教谕。

黄道玉心中老大不快，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得说：“那就……到县衙再说吧。”

一行人前呼后拥进了县城，黎民百姓夹道观望。从真龙天子身边来的钦差大人，也许足可让一个幸得瞻仰的平头百姓有话题讲到孙子、重孙那一代了。

一进县衙大门，知县李梦桃已看出提学御史大人脸上的不悦，忙说，膳房内已为御史大人摆好了接风洗尘的酒席，请御史大人稍作休息，便在酒宴上接受县府各官的一点敬仰之意吧。但没料到黄道玉却带有一股怨气说：“既然贵县教谕已带诸生在学府迎候，老夫应当去见识一番啰。”

当下就在县学明伦堂升堂召见学官及诸生员。大明王朝历来较为重视教育，明太祖朱元璋是和尚出身，自己没念过书，靠武功定了天下后，在一些有见识的幕僚的辅佐下，知道教育对维护江山社稷的重要，便于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口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自此以后，各府、州、县纷纷建立儒学，儒学皆由政府委派教官进行管理，教官也称教谕、学官、风化官等等。像南平县这样的小县，一般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谕从九品，属于最低级的官员。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一般有二十人左右，生员也有等级，分廩生、增生、附生三类。参加科举考试的必须是官学的生员，因此生员的出路一是参加乡试，以求中举人、进士，

学而优则仕；一是充岁贡进入国子监（国家的最高学府）。

南平县的明伦堂内大概从来没有就坐过如此众多的高官重臣，本地的官吏见钦差大人脸色严峻，大都诚惶诚恐，无不为不识时务的县学教谕海瑞捏一把汗。这海瑞自号“刚峰”，向来在同僚中有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美名。但有时他又常将一些事情做得过了头，让大家下不了台面。因此平常同僚都称他为“道学先生”，意指此人古板、迂腐，言必道往古、称先王，行必尊孔孟，好像天下就他一人最得孔孟真传。此刻，堂外传来皂隶的呼唤：

“传南平县县学教谕海瑞等参见提学御史大人！”

俄顷，只见一个身材挺拔、颀长，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率两个训导步履平稳地走到堂前。那两个训导一见堂上的各位大官，忙施大跪礼，唯那中年男子立于中间，只双手作揖一拜，不卑不亢地说：

“南平县学教谕海瑞，参拜提学御史。”

明伦堂里的大小官吏见之大骇。大胆海瑞，焉敢如此无理！参拜钦差大人，百官有谁敢不跪？你一个小小的从九品芝麻官儿，还能在此刻端什么架子不成？藐视钦差，罪该当斩！

提学御史黄道玉当然能看出众官员脸上的惊诧，实际上连他自己内心也不免觉得此番场景实在有损汉官威仪。钦差出巡，从北到南，凡参拜官吏，一路跪了下去，今有人不愿跪，倒真有些稀罕、唐突了。

黄道玉也是久经官场的人了，什么场面没见过，他高高在上，俯视着那个鹤立鸡群的小小县学教谕，忽然觉得这场景颇值得玩味。他该好好在这些礼仪粗鄙的地方官吏面前卖弄一下自己的学识与风度了。

于是他一捻胡须，冷笑两声道：“从哪里搬来一个山字笔架来呀？”

众官先是一愣，遂明白过来。那海瑞立于跪着的两位训导中间，看上去不正成了一个“山”字一般的笔架了么。钦差御史大人真是高见啊。有几个轻浮的官僚嘿嘿嘿笑了起来。

只见那海瑞依然神情平和，应声道：“提学御史大人所言何指，下官不甚明了，乞望大人指教一二。”

知县李梦桃却按耐不住了，这迂腐至极的道学先生，不是要坏我等的大事了吗？于是他也喝道：“大胆海瑞，休得无礼！还不快快下跪！”

顿时明伦堂里众多比海瑞品位高的官员都想在钦差大人面前大表忠心，纷纷喝道：

“海瑞休得无礼。”

“海瑞快行大跪礼！”

黄道玉此时再不动怒，就不能体现堂堂钦差的威严了。他一拍案几，怒喝道：“海瑞，你参拜本钦差，行的是何等礼也！”

海瑞神色刚毅，在他看来，明伦堂里的一片聒噪之声不过是夏夜田里的些许蛙鸣。他昂头直言道：

“禀钦差大人，卑职行的乃宪纲礼也。我大明会典宪纲明文规定：教官乃朝廷设教之官，讲经授史，教化风俗，通晓古今，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故教官参拜各官，可明伦堂不跪，道旁不跪，迎送不出城门。此堂乃师长讲经授史，为人师表之地，海瑞怎能违背我祖宗会典宪纲，下跪于大人你呢？你又让我今后怎么正己、正人呢？”

此言一出，满堂寂静。大明朝廷的会典宪纲谁不知道？可世风江河日下的今日，又有谁去死抠那些教条框框了？现今不论你做的什么官，只要你的品位比人家低，见了上面的官员就要下跪叩头，这已是黄毛小孩都知晓的常识了。更何况人家是动一动嘴皮就可弹劾你的钦差御史。

因此，几乎所有在场的官员都认为：海瑞头上的乌纱帽该摘去了。

自京师而来的提学御史这下不得不仔细地将那忤逆的县学教谕好生打量一番了。这个偏僻小县的九品教官，你还真的从他身上看不出一般官吏身上那股一望而知的阿谀奉承之气，而铮铮骨气却从他的双目神情中油然而出，他瘦削的面孔有一种凜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之风。这等读孔孟读到迂腐的小官，倒也犯不着和他计较了。现在满堂的属僚都等着我发一句话便摘去他的乌纱帽，他反倒会在小民百姓中得个尊崇会典，忤逆上峰的好名声。我不去摘，谅他也戴不长久了。

“你说的都有道理，本钦差远道而来，需巡察的事情还很多，暂不与你计较。退堂！”

端的钦差御史大人也不过如此，自找台阶下了。

“且慢！”海瑞声调依然沉稳地说：“黄大人身为朝廷钦差，巡视四方，可否听说倭寇就在离本城近百里之内？又可有良策指教我等一二？”

众官又是一愣。这海瑞今天是怎么了，非要伸长了脖子往钦差大人的刀口子上送吗？

黄道玉沉吟片刻，道“本官是朝廷钦差不假，不过惟督察地方官学而已。防倭之事，不在本官职责范围，自有官佐领命兴师问伐，收拾了他。小股倭寇，不足挂齿。退堂！”

黄道玉已是第二次喊退堂了，没想到他刚要起身，堂下的海瑞又直言道：

“黄大人，倭寇之患，事关社稷安危。皇上知道南方沿海的倭寇之乱吗？朝廷的军队面对即便是小股的倭寇，也屡战屡败，为何就不派出精兵强将，扭转危局，救民于水火？黄大人难道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向皇上反映这里的真实情况吗？”

“本官该做什么事，不用你来指点。退堂！”黄道玉这回是真的生气了。

“可是……”海瑞还想再争辩，一直没吭声的延平府知府刘善祈站出来打圆场说：“海教谕休得多言。黄大人一路风尘仆仆，鞍马劳顿，着实辛苦。我等先请黄大人歇息片刻，倭寇之事，待用膳后再议吧。黄大人，请！”

黄道玉狠狠地盯了海瑞一眼，拂袖而去。

南平县的众官吏面对忿然退堂的钦差御史竟一时不知所措。接下来的接风洗尘的酒宴自然不会要不识时务的海瑞参加，他们对搅了一桩巴结上峰大好机会的海瑞同仇敌忾，指指点点。知县李梦桃恨不得立马叫海瑞回家种田去，以后要是去京师“朝觐”，大概是不敢去叩黄大人的门了。

钦差御史大人后来仅在南平县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起轿走人了。尽管传来消息说，城东八十里外的倭寇已绕道骚扰邻近的一个县去了，但南平县诸官肯定没有在钦差大人心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于是乎，县学教谕海瑞成为众官群起而攻之的发泄对象。

不过，在南平县小民百姓口中，“海笔架先生”的绰号却不径而走。由于海瑞一生清廉正直，忠贞报国，为万民百姓所爱戴，这个绰号竟也青史留名，为后人交口称颂。

这年已四十二岁的海瑞才做到一个从九品的县学教官，与他弱冠之年时所立下的宏伟大志相去甚远。海瑞祖籍广东番禺，明洪武十六年，海瑞的高祖从军到海南，定居于琼山县，自此以后海氏家族便在天之涯的海南岛生息繁衍，曾一度为海南的名门望族，海氏家族曾出过两个知县，海瑞的一个伯父是明成化十一年的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但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富贵不过三代，到海瑞父亲这一辈，家道已中落，海瑞的父亲海瀚性情

淡泊，是个不太管家业的乡间浪子，读书也只读到个县学的廪生，却成天逛游青山绿水间，吟诗狎酒，就那么蹉跎了一生。到海瑞四岁的时候，竟撇下娇妻幼儿撒手而去。其时，海瑞家不过剩下祖上留下来的十来亩薄田而已。好在海瑞的母亲谢氏是个性情刚烈、知书识礼、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标准良家妇女，这个二十八岁就开始守寡生活的女人默默地担当起教育海家独苗海瑞的重任。在海瑞童年的记忆里，母亲谢氏的严厉近乎苛刻、暴戾。白天母亲要织布纺纱，缝缝洗洗，甚至还到田间劳作。夜晚，母亲冷漠的面孔犹如她手中那根冰凉的戒尺，举凡那个时代学子所学之书，四岁多一点的海瑞就得在母亲的亲口传授下一一背诵，《孝经》、《大学》、《中庸》诸书，母亲念一句，海瑞就背一句；稍有差错，母亲严厉的呵斥声和那把三尺戒尺就带着一股冷风“嗖”地挥舞过来了，随后就是“啪”地一声脆响，生生地打在娇儿嫩稚的皮肉上。海瑞自父亲死后就很少哭过，即便是那带着恐怖记忆的戒尺打在手心上时，顶多就是眼泪在眼眶里转几转，就靠毅力咽下去了。人说严父慈母，可在海瑞家没有严父，只有严母。对于父亲，海瑞成人后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倒是母亲声色俱厉的训戒，海瑞到近六十岁时官至南直隶巡抚、弹压三吴百官时都没齿难忘。

远悬天涯的海南岛生存环境是严酷而寂寞的，台风、飓风、洪水时时肆虐这个偏僻孤岛，虎豹经常出没于黑山白水之间，蛇蟒蹿入百姓家门乃寻常之事；而更为小民百姓灾患的则是当地不愿归顺大明朝廷的本地土族黎族。那时的大明帝国已呈现出朝纲不举，军政不修的疲惫之态，尤其对土族民族的治理缺乏良策，一遇到黎族插旗造反，便只是一味兴兵剿杀，岂料越杀土族的反骨越硬，以至全岛年年征剿，年年造反。那些造反的土族人，打不过官兵，便拿琼岛的汉人出气，劫村杀人，惨不忍睹，闹得不少



地方十室九空，人烟罕迹，民不聊生。

一座孤独险恶、生灵涂炭的海岛，再加上一个孤独而刚强的寡妇和一个童年寂寞、少年老成的海瑞，这便是一代名臣海瑞一言难尽又难以言说的往昔。不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砺其心志。生活上的窘困和环境的恶劣并未消磨掉海瑞母亲谢氏督子获取功名的决心、恒心。海瑞十四岁时，已能事事向往古圣贤看齐，接人待物，吟诗作文，出行交往，无不循规蹈矩，有板有眼，令旁人无可挑剔。邻居们都说海瑞将来一定能做大事，乡学的教书先生也说海瑞以后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因为在一次师生探讨何为圣贤的讲课中，海瑞的发言语惊四座，他说：“要说什么是圣贤的话，可以说上千言万语。其实圣贤只是要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一颗真心就够了。我等只要终生以自己的真心为国为民，便是圣贤了。海瑞今生读书求学就是要做圣贤，为国家效力。”

海瑞在少年时代已开始攻读四书五经，到了青年时期可说已将之烂熟于心。周围的学子都把海瑞作为自己追赶的榜样，但呆板陈旧的科举制对勤学好思的海瑞却不甚青睐。尽管他的文章韬略不断得到各地督学官吏的赞誉，但到三十四岁时，他才考取秀才，三十七岁时考中举人。那时的海瑞已不是个简单的死啃书本的书生了，他的目光早已越过书本，投入到关注时势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业中。这也符合古今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利用读书耕作的空余时间跑遍了全海南岛，对各关隘要道绘制了详尽的地图，然后写出了一篇让琼岛各界人士大开眼界的《治黎策》，后又上《平黎疏》，并附有全岛详细地图的《上兵部图说》，在琼岛首倡安抚黎族，屯田置军，修路设县，设置里甲，开创驿递等良策，以永绝兵患。可惜腐败的朝廷是不会将一介布衣海瑞放在眼里的。海瑞的上疏传到京师的兵部，便